

新

唐

書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唐書一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
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
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嚮摧北馬靈登爲節
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
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
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
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
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
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
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奔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
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

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闐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蒞醢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鏐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阨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蒞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窿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以巨倍宮闕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

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吳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錫魯昂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耄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輿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塗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

馬磷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
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
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
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
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
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磷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
靡棄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
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磷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
磷引還間開轉關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磷令
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
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
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節度使元
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磷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
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磷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

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
復以鄭穎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
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
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
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
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今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
興銳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璘因得裒積且前後賜
資無筭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
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
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
璘中寢及官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
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胄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
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

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
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
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
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所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
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
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
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
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
東距虢西抵岐推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
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
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
王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
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

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鰲
屋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縣地
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
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
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眞
抱眞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
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
眞問狀荅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
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
抱眞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旣謝因言百姓勞逸在
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
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
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
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
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
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眞權磁邢兵馬留後
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
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
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
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
王武俊反救悅抱眞退保魏帝蒼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
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
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
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
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
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尤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譖軍事於司

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
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爭
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
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
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
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
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
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
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
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
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眞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
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
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士讓司空還爲左僕
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羸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

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絨
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
任事令絨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嘸曰諾絨盛服
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
以節付絨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
貴絨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絨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
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絨愕然謂諸
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
貴視事護絨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絨遣將
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
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因榮而讓絨焉詔贈抱
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以世蔭為鄴尉席豫黜陟
何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立宗以為

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諸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二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涑人孟瑤勗晃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尺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船舶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賂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

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
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
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
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閱不言
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
中服金紫累遷宜歛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
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諡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
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
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宜歛觀察使坐事貶吉
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房琯李列傳第六十四

唐書二百三十九

宋祁奉

敕撰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筭詔惣經度驢山疏巖剔數為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滿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琅邪鄆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廣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

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衡之因
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
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
孰肯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
國而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
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
諸子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
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
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
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恩禮御史中丞鄧景崇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
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
秩為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且壽入劉拯將中軍自武功
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
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革
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哲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
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

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哀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說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帛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瑄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瑄者暴其言于朝瑄方自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軼軼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爲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鎮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爲營吏擾民居相脩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于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

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各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母爲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歛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旣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贇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分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旣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